



一位有着梁思成式情怀

和才华的年轻建筑师，

怎会如此“不合时宜”？

城市

Cheng
Shi
Shou
Wang
Zhe

守望者

王旭光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
著

城市

Cheng
Shi
Shou
Wang
Zhe

守望者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守望者/王旭光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02-008932-1

I. ①城…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04555 号

责任编辑 谢欣
装帧设计 刘静
责任校对 刘光然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址 <http://www.rw-cn.com>

印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数 246千字
开本 640×960毫米 1/16
印张 18.5 插页3
印数 1—5000
版次 2012年5月北京第1版
印次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 978-7-02-008932-1
定价 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自序 只有“石头”才会成为史诗

王旭光

我不是建筑师,但我却是建筑的“情人”。

当人们早已举着“回归自然”的旗帜去纵情山水的时候,我的脚步和目光依旧“贪婪”地驻留在“石头的史诗”上。我一生可能也没办法去实现由“第一自然”向“第二自然”回归性的跨越。

我这个样子,一定是哪根筋出了毛病。

我十六岁离开家乡。八年后再回来时,我住过的那条街道和两旁的建筑都不见了。我茫然站在那里,泪水无声地流了下来。我找不到我的过去了,我的旧时身影消失了,我生命身后的足迹不见了。我本是想来看看它,向它倾诉,和它说话的,可它却“没”了……

就在那一刻,我猛地懂了,建筑是活的,是有性格、有性情的,它是以自己或娇美或伟岸的身姿一动不动地“活”在那里的,你可以阅读它,感受它的质感,嗅品它的气息,和它进行着最温馨的交流,相处之中,还会成为它的朋友。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爱上了建筑。我也爱上了屠格涅夫那句世界都知道的名言:“建筑是写在石头上的史诗。”

说心里话,我比较淡定的心,常常让建筑搅得“乱七八糟”的。望着披着千古之风的多立克柱子,我的腰板会挺得溜直;望着塔尖直指蓝天白云的哥特式建筑,我的灵魂似乎已经穿透世俗的云层;望着立于池水之畔、花木丛中、小山之巅的风亭,我会觉得目光所及已无尘世。

爱上了建筑,我的生命在不知不觉中朝着进化的方向有了悄悄

的移动。

终于要写小说了。以建筑为题材来写一部小说，正是我那移动的脚步的驱使。爱它这么多年了，我应该给它写封用故事构成的“情书”了。

小说中的主人公，年轻建筑师曾思凡曾以朝圣者的样子，对“仁智山水”做出了这样一番解释：“我认为，在当今红尘滚滚的世界里，作为人生真正的至高点，‘乐水’更表现为一种保持净而不浊的心灵活水，而‘乐山’更表现为对人生理想的至死不渝。”我知道，世界上这样的人不多，或者说很少很少，而且还在一天天的消无。他们不善于选择“生存”，当汪洋一片的洪水奔泻下来时，他们不知道躲，不知道逃，更不会和成群的人挤着甚至越过船栏去上船，然后乘船顺流而下。他们“傻呆呆”、直拗拗地站在那里。水在涨，很快，首先被淹掉的便是他们。但当洪水过后，被打捞上来的或躺在河床边的肯定是一具真正的人类的化石！

尽管上了船的人还在庆祝生命取得了顺水行舟带来的延续，而且很快他们还会“强壮”起来，但我的目光却定格在了沾着泥沙的人类的化石上。

我永生崇仰这样的人，永生都会端起酒杯祭奠这样孤独和执着的灵魂。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被时代甩下了，但我相信，一个民族的脉管里如果没有干涸，还有血在淌，那么，它一定会浇灌出这样的灵魂，哪怕就一颗！有了这一颗，便有了“天地之骨”，便有了守望，便会矗立起一座“石头的史诗”！

在这个世界上，金钱是没有史诗的，权力也是没有史诗的，它们只有浮华和嚣闹，而“石头”却有！

“石头”的构成元素不是物质，它是精神！只有精神才能浴火重生！

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就这样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于是，我写了曾思凡这个人物。

石头是人类拥有长达数世纪之久的最坚固的建材。

人类的历史就是书写在石头上的。

石者,天地之骨也。

——题记

引 子

这是一座坐落在渤海湾畔的北方城市，曾思凡就生活在这个城市里，而且生活了九年。

他每天都在呼吸着这座城市的空气，沐浴着城市海边吹来的海风，每天都在遥望着城市的天际线，并且和那一幢幢建筑进行着心里的对话。他会情不自禁地说：朋友，你好！早安！当然，他也有对它们眉头紧皱的时候。

十四年前，曾思凡对这座城市还十分陌生，那时他还在一个很远的破旧的县城里，他怎么也没想到会来到这座城市，并永远地留在了这里。

这一天真伟大，这是决定曾思凡命运的一天——

北方盛夏的天空异常的蓝，如果把它倒铺在地上，一定会变成一片最纯净的海域，所有的人都会扑向那里。

蓝天之下，曾思凡拿着一封挂号信飞快地朝邮电大楼的建筑工地跑去。

方才，当从邮递员手里接过这封挂号信时，他觉得全身的血液都涌进了大脑里，大脑像热气球一样呼呼地膨胀了起来。当他用颤抖的手拆开信封，展开一页漂亮而庄重的彩纸后，他的眼前出现了几行优美的字，那几行字仿佛在说：“真好，新的生命开始了！”——

曾思凡同学：

经省招生考试委员会批准，你被录取到我校建筑专业，请持此通知书于9月20日来校报到。

……

他把通知书放到嘴边，深深吻了一下。然后一边向屋里奔去，一边高声喊道：“妈妈，我考上了！我考上了！”他知道，他的声音和声调简直是生命的放歌。

低矮房间里的土炕上，躺着一位中年妇女，那张长年被病魔侵蚀而过早衰老的脸上展现出了世界上最温慈的笑容：“石头，快去告诉你爸爸，快呀！”炕上那个艰难的生命也在放歌！从曾思凡出生以来，母亲一直叫着他的乳名——石头。

这是曾思凡第二次考大学了。去年，也是这个时候，当终于知道自己被拒绝在建筑学院高高的围墙外之后，他顿时泪水恣肆。

八级瓦工的父亲站到了他的面前，那张瓦刀雕刻出来的脸像石碑一样坚毅：“我们建筑公司正在招收子弟，和我一起当瓦工吧！”

曾思凡抬起头，目光像钢钎一样盯在父亲岩石般的脸上：“不，我要再考一次，就一次，如果再考不上，我就去做瓦工！”他发出了一种坚决的抗议和强烈的恳求。

父亲眉宇紧蹙：“再考一次就要去复读，我现在凑不上这笔钱。”

父亲说的是实话，复读要花上几千元，而他已手无分文了。他空空瘪瘪的衣服口袋里，装的只是那些欠下的账单。妈妈患类风湿已经五年了，几乎所有的钱除了糊口，都用在治病和供曾思凡念书上了，父亲这块“巨石”已经有些支撑不了这个家了。

炕上传来了阵阵的抽泣声，蜷曲在那里的身体在瑟瑟地抖动着。

那哭声像嚼磨的牙齿一样啮噬着曾思凡的心，他不再说什么了，默默朝炕上看了一眼，然后垂着头走了出去。

曾思凡坐在门口的一块石头上，失神地向着天空中的“建筑”望去。

谁说的,天上的星星和地上的建筑是对应的,地上多一幢建筑,天上就会蹦出一颗星星。说的多美呀,像翡翠般的童话,可是,翡翠是最容易破碎的呀!

曾思凡有一个梦,那个梦就在他的“星空”里。他想成为建筑学院的学生,将来要做一个建筑师,一个中国优秀的建筑师。

父亲是八级瓦工,是所有拿瓦刀师傅中的首领。曾思凡很小时就佩服父亲。他曾在一篇题为《长大以后》的作文中描绘出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成年世界”——“长大以后,我要像父亲一样,做一个八级瓦工,我要把大楼盖到云彩里……”

然而,八级瓦工对儿子的“雄心壮志”并不太赞同。他冲着儿子表明了态度:“石头,我告诉你,我最想做的不是瓦匠,是建筑师!建筑师是‘创造’楼的!”随后,这位只拿到过小学文凭的八级瓦工,说出了一串世界一流建筑师的名字。

小小思凡惊讶了,他不曾想到,生活在“石器时代”的父亲的心中,竟然有一条通向日出的隧道。他一下子便记住了那些一流建筑师的名字,那些名字像金字塔般耸立在他的心中。从此,这位少年憧憬的羽翼便一直在楼厦间翩翩翻飞起来。

他有一个精致的小纸盒,是用彩色纸作面的,那里装满了搜集来的各种世界顶级建筑的图片。每当走进这里,他心灵的胃口便会洞开,那架势简直可以吞天啖日。他把这些图片编上序号,那一串串阿拉伯数字变成了他生命的密码。一颗童年的心沿着梦中的赤道开始了最美最不知疲倦的旅行。

当更大一些的时候,他知道了,只读过小学的父亲,曾在好几口人挤住的这间小屋,把头埋进被子里,借助于手电筒的光亮,向建筑师的高地发起过最艰苦的进攻。但是,也许手电筒的光亮太弱了,他没有成功。他的时代决定他只能为匠,不能为师。当曾思凡知道这些时,心中悸动起来,于是他仰天盟誓,他要承传另一个生命的渴望和梦想!

夏季,北方小城的夜晚是寂静的,只有风时而呢喃地吹过来,轻

轻地拂抚着小城裸露的肌肤。曾思凡还坐在那块石头上，但他已经完成了对“星星”的告别，方才他还在流泪，但现在不了，眼角的泪迹和心中的梦一起风干了。

就在这时，房门嘎吱地响了，一个硕大的身影站到了他的身边，接着传来了夯凿般的声音：“石头，我让你再考一次，但只能是最后一次！”

沉寂片刻，曾思凡喉咙里的岩石崩裂了：“不，我要去做瓦工！”一个小时前，妈妈的抽泣已经唤醒了 他一个“大人”蛰伏着的“承载”！

“你想赌气吗？小心我敲断你的腿！”说完，硕大的身影猛地移开了。

这个夜晚，曾思凡很久很久没有入睡，他知道躺在床上的爸爸和妈妈也没有睡。他猜得到，他们在想着同一件事——钱，钱怎么办？那一张张彩色的充满诱人味道的条形状的“纸”从哪里来？

曾思凡知道自己是拗不过父亲的，在这个家庭中，父亲的决定就像插入地基里的水泥桩子一样，那是不可撼动的。于是，他凭借着准大学生的智商开始破解“大学=成绩+钱”这道艰难的方程式。天快亮时，这颗智慧的“大脑空间”里终于蹦出了一颗耀眼的星星——方程式被痛苦地解开了。

太阳的光线从低矮的窗口热情地照射了进来，曾思凡突地醒了，他赶紧爬起来，谎称同学有事，便急忙走出了家门。他径直朝市医院的血站跑去。

昨天晚上，那颗星星就是这座血站，这座血站和血一个颜色，鲜红鲜红的，它的设计者真有想象力！曾思凡在读高中时，一个同学的父亲就经常到这里来卖血。他气喘吁吁地站到血站抽血的窗口，很快，白衣天使从他的血管里抽出了一小管殷红殷红的血。抽完后，天使告诉他下午来看化验单，如果血液正常，就可以按一定手续来卖血。

下午，曾思凡早早就来到了血站，等了半个多小时后，他被告知

获得了卖血的资格。

这个消息使他兴奋极了，他做了一下较为精确的计算，离开学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他一次卖四百毫升，大约能得到四百多元钱。如果十天卖一回，可以卖三次，那么就是一千二百来块钱，他的那位同学的父亲经常十几天就来卖一次血。到时再求求校长，给他写一份保证书，保证三个月内把钱交齐。那位校长是一位慈善的长者，何况校长早已知道，如果不是因为上学期自己有病耽误了半年，肯定会考上那所学校的。对校长的“恩赐”，他有足够的信心。

第二天早晨，他比昨天更早一些来到医院，当他抽完血，把胳膊从那个代表着“卖”与“买”疆界的窗口抽出来时，突然发现一个高大的身影，那个人坐在同他并排的另一个窗口处，他的胳膊正向“买”的“疆界”处伸去。那是父亲。

这时，父亲也看到了他，父亲身体突地一晃，他把伸进窗口的胳膊猛然抽了出来。他站起身，巍巍颤颤地走到曾思凡的面前，他望着儿子还在按压臂弯处的手指，嘴角激烈地掣动了几下。就在眼窝泛红的一刹那，他转过身，又朝那扇冰冷的属于“买卖”世界、属于“血”的生意的窗口走去……

曾思凡以近于疯狂的勤奋再次向建筑学院全力挺进。很快，他得到了告慰，几次模拟考试他都进了前三十名。

当曾思凡拿着那封挂号信来到工地时，远远看到了那个雕塑般的身影。父亲正在高高的脚手架上，他没有喊父亲，而是在远处静静地站着，眼睛一直盯在那尊雕塑上。他要等父亲，等他从脚手架上走下来时，再奔过去，再去拥抱那块火山上的石头……

第一章

曾思凡压根儿没想到亭亭会成为他的妻子。

很多人都说他富有想象力，他的那位被称为“批评家”的密友敖占就曾当着班级所有同学的面说：“曾思凡的大脑是无限级的。”

即便真的富有那样的想象力，曾思凡还是没有想到亭亭会那么一往情深、携暖暖春风向他走来。当年，看着她款款而来的脚步，曾思凡本能地向后退怯了。他太清楚了，不论他形象思维多么发达，都不该做出超越疆界的梦。他没有那种梦的血脉，他知道萝卜、白菜多少钱一斤！

在大学时，曾思凡和亭亭一个班。谁也没料到建筑系竟会有这样一位文静美丽的“超女”，她美的简直让人窒息。建筑师可不像画家，伏身于画室里或坐在湖畔做浪漫的涂抹。建筑师是要常常穿着工作服戴着安全帽，出没于施工现场的，有时甚至要和装着砖瓦石块的升降机一起上下于楼层之间。

不过，很快曾思凡有了自己的解释：建筑属于美学！而“美丽”怎么会拒绝美学的邀请呢？

渐渐，曾思凡发现那些著作等身的教授们，无论怎样口若悬河，都不能使一些男同学进入学问的轨道。许多乌黑锃亮的眼球老是以“贼”的警觉飞速地滚动着，当一旦对准焦点，目光便若无其事地飘走，飘走的姿态很优美，仿佛是对空间的一种掠视，它让人想起业内的一句话：“建筑师是玩空间的。”那个焦点就是已经被“雅典”这个绰号取代的亭亭。

“雅典”是他们班白马王子陶金沙对亭亭的赞美。建筑史是从古希腊开始的，古希腊建筑那么丰繁，可陶金沙大约只“淘出”了两样东西：雅典女神和雅典卫城。卫城，那是防卫的要塞，雅典卫城陡峭的山冈多么适合成为保护者和拥有者的城池！很快，两个简约的符号代替了两个漂亮的名字，亭亭在被称为“雅典”之时，陶金沙则被冠以“卫城”的名号。

“卫城”浪漫的想象力可以跨过千山万水，掠过碧海蓝天，看吧，他想象的孔雀开屏了——

你带着爱琴海的清风，轻轻向我踱来/我在起伏的山冈，为你筑起卫城的宫殿/你一次次走过，而我一次次想到，“直线属于人类，曲线属于上帝”/我多么想变成高迪，让灵魂在“上帝”的曲线上徜徉。

这是大二时陶金沙悄悄送到亭亭手里的赞美诗。这样的赞美诗他已经以英国绅士般的风度奉献过好多次了。

有趣的是，他每次“献诗”之前，都要让曾思凡看看。这么私密的东西为什么让他看呢？可能他认为曾思凡永远都不会成为他的情敌。

不过陶金沙一次也没有把“献诗”的结果告诉过曾思凡。曾思凡只是从他那张忧郁式挂图的脸上获得了破译：“雅典”一定没有接受他，“雅典”在“欣赏”那篇习作时，细白的皮肤上，一定会生出片片的鸡皮疙瘩，甚至会想到学校湖水边的蛙鸣。

那是刚进入大三下学期不久一个星期天的早晨，阳光斜洒，校园里的澜泽湖痴情地吸吮着晨日的霞晖，碧绿的湖面泛起金色的波纹。早晨的生命真美。曾思凡走出宿舍，投入了阳光的怀抱，那阳光像被水洗过了似的。

刚走进一条甬路，“雅典”便穿着一套红色的耐克运动装走了过来。她的脸颊也是红色的，那是运动后的润红，绝对比东方的晨光更好看。

曾思凡对漂亮的女生曾给过悄悄的关注,但也仅此而已,他没有任何行动,甚至心理上也能保持着一种波澜不起的状态。

“你也出去晨练吗?”“雅典”的声音很优雅,既像快要连成谱子的吟唱,又有着一种湖水微波的清韵。

曾思凡喜欢她的声音,甚至听后还能有一段短短的沉浸。但也有过偶尔的难过,因为这种声音总有一天要成为某一个人的“专供”的!

方才“雅典”突然的问话使他愣住了,这种乐曲般的声音是对他发出的吗?确定之后,他摇了摇头。他从来没有晨练过,瓦匠的儿子是不会晨练的,他只是想平等地享受一下阳光的照射。

她笑了,微露出的牙齿使人想到了饰品上精致的镶嵌:“今天是周末,晚间你请客好吗?”

惊讶片刻,他再次摇了摇头,淡而言道:“对不起,晚间我有事。”请客是要从口袋里往外掏银子的,她碰到了他的软肋。

“那么下个周末?”

“下周也不行。”

“为什么不行呢?不会是没时间吧。你得到五百元奖金,还不能请请我们吗?”

几个月前,建筑系三、四年级搞了一次校园设计竞赛,就以现在的校园为背景,重新对教学主楼进行设计。他和亭亭都参加了。亭亭还主动地以请教的姿态,把她的作品给他看了看。

美丽的亭亭懂得,最巧妙的取悦方式就是求教,何况曾思凡确实是一个值得求教的人。曾思凡认真看了一阵儿,什么也没说,又还给了她。

亭亭一双眼睛真诚地望着他:“别那么深沉,给提提意见嘛!”

曾思凡看了看她,寻思一下后说道:“从你的图纸上我看到了一位十八岁或者年龄更小一点的少女的憧憬。”

亭亭听后,连脖颈都红了。她聪明,她听懂了,他在告诉她五个字——幼稚的浪漫。

曾思凡把设计方案送到了指导老师手中。指导老师是一位年近六十岁的教授,他性格直率:“你的设计注意结合了我们当地的历史文脉特征和校园的空间特征,基本能和周围的环境融合起来。它恢宏的尺度也较充分地体现了教学楼的标志性指向。但有一点我不明白,教学楼是传授知识的地方,它的主调应该是光明、光亮,而你在教学楼正面设计的大屋盖却使整个建筑显得有些深暗和庄重,这是硬伤,必须推倒重来。”

曾思凡的性格同样直拗,他辩解道:“我们学校的建筑风格基本是中国传统式的,这种大屋盖有大屋顶的意思,但又绝不是简单的重复,你看不到那种重复的影子,因为它是对大屋顶的现代性的演绎。这是其一。其二,这种大屋盖下形成的巨型空间极具包容性。学校是传授知识的地方,知识是不受时间、空间、地域限制的,它应该表现出巨大的包容性、吸纳性。至于深暗和庄重,那正是知识的本色和分量!”

他最终没有接受指导老师的意见,就这样报上去了。上报之前,不知亭亭用什么办法看到了。看完后,她站到了他的面前,语气里涌动着人生的感动:“这是灵魂的建筑,思想的建筑,一定是你性格和思维中的什么东西形成了你独特的建筑视觉,这样的作品光凭聪明和想象力是做不到的。”

很快,结果下来了,在二百多人参赛的活动中,曾思凡的作品获得了唯一的一等奖。

晨阳之下,亭亭的脸依旧是秋后阳坡上的苹果:“做一次东吧,还有一年多就毕业了,你还从来没参加过任何一次同学聚会呢!”

她说话的时候,曾思凡偶尔看了一下她的眼睛,从她的目光中他读到了“期待”两个字。于是,他的心有些软了,但瞬间他便赶走了这种情绪。

亭亭分明没有察觉,继续着她的“期待”:“就请一次吧,到一个最小的小店,以你的名义,我埋单还不行吗?”

曾思凡不再看她了,而是把目光投向东方的地平线,那里,太阳

正在冉冉而升,它周围的天际喷射着绚丽的霞光。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悬挂着它的天空每一天也都是新的,那是新生命的色彩。可是他的心呢?这颗小之可握、大之无限的匀速“蠕动物”,每天都承受着太阳坠落西天时的那种沉重。升起的太阳和太阳的天空有多少是属于他的呢?

良久,他收回目光,用一种坚定的语气说道:“好吧,就今天晚上,人员和地点都由你决定。”

曾思凡的衣袋里装着五百元钱,那是昨天发给他的大赛一等奖的奖金。钱到手的那一刻他已经做出了预算:要买一个双人电褥子送给爸爸、妈妈,爸爸的腰椎和妈妈的骨关节,都需要有热度的东西抚慰。他还准备给家里买一台单缸洗衣机,爸爸的双手早就需要它来替代了。如果是别人向他提出请客要求,他一定会断然拒绝,可面对亭亭这张美丽而温善的面孔,他不能再做坚持了。

晚餐是在校园外的一家小饭店进行的。亭亭显得有些激动,她不仅喝了一点红酒,而且还唱了一首《在希望的田野上》。当大家让她再唱一首时,她捂着红红的脸膛使劲地摇起头来。

其他人也都很高兴,每个男同学都喝了五六瓶啤酒。

曾思凡异常地大度,一进饭店门便对小老板说:“把你家墙上挂的十几道菜谱,从头到尾做全了。”

他喝的可能比所有的人都多,在这之前,他几乎没有喝过酒,阅历的短缺使他很快就摇摇晃晃起来。当他歪歪斜斜地站起来还要倒酒时,亭亭拦住了他:“今天的‘图’就‘画’到这儿,现在收笔。”

回到宿舍,曾思凡一头躺到床上。迷糊了一个小时左右他醒了,醒来后心里一阵阵燥热,而且还很堵得慌,堵得他直想流泪。于是他硬挺着站起来,走到外面。外面有清爽的风。

一阵轻风吹过,曾思凡清醒了许多。

此时,校园上空,云影初月;校园周围,树木立影。湖水对面的白塔则像一支巨笔,隐隐而立。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悄然来到了他的面前,是亭亭。

“怎么是你？你、你怎么还在外面？”曾思凡有些奇怪，用沙哑的声音问道。

“我一直站在这里，我不知你喝这么多会是什么样子。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亭亭亲切的口吻中夹着关切。方才，聚餐后回到宿舍，一想到曾思凡喝多的样子，她心里便有点不踏实，于是走出了房间，来到曾思凡宿舍的窗口前。

“没、没什么，好、好多了。”

“对不起，都怪我，”看着曾思凡残存的醉态，亭亭的口气充满了歉意，歉意中还有一丝心疼。

曾思凡没再说话，七八瓶啤酒还在撩动着他的神经。

“你看，今晚的月亮多好，皎皎洁洁，旁边还有云翼浮绕。我记得你说过月光下的建筑最美，月光底下的建筑远比日光底下的建筑深沉，因为月光是对阳光的反思。”亭亭的眼睛像月亮一样明媚。

“我还说过，阳光叫我们入世；月光叫我们出世。”曾思凡努力控制着自己，但他的声音是亢奋的。

“对，你是这么说的。”

“但那不是我的原创，我是在转述，转述一位名家的话。”

“不管是谁说的，我都被它的哲理美打动了，你看看月光下的校园，它简直就是月宫里的后花庭。”

不知是她的话挑疼了曾思凡哪根神经，还是他身体里的乙醇还在发酵，他的双眼突然像楔子一样盯在亭亭的脸上，目光里流动着一股流火：“亭亭，我告诉你，美有时是很主观的，在你眼里看来是美的东西，是后花庭，但在我眼里可能根本什么都不是，毫无美可言。你知道吗？美有时还是很残酷的，它需要以换取做代价！”

她一下子愣了，月光下的目光里满是惊诧。

他突然大声喊道：“你知道人血液的价格吗？好了，我来告诉你，一百毫升一百元！”

“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亭亭惊讶中带着惶恐。

“想知道吗？”